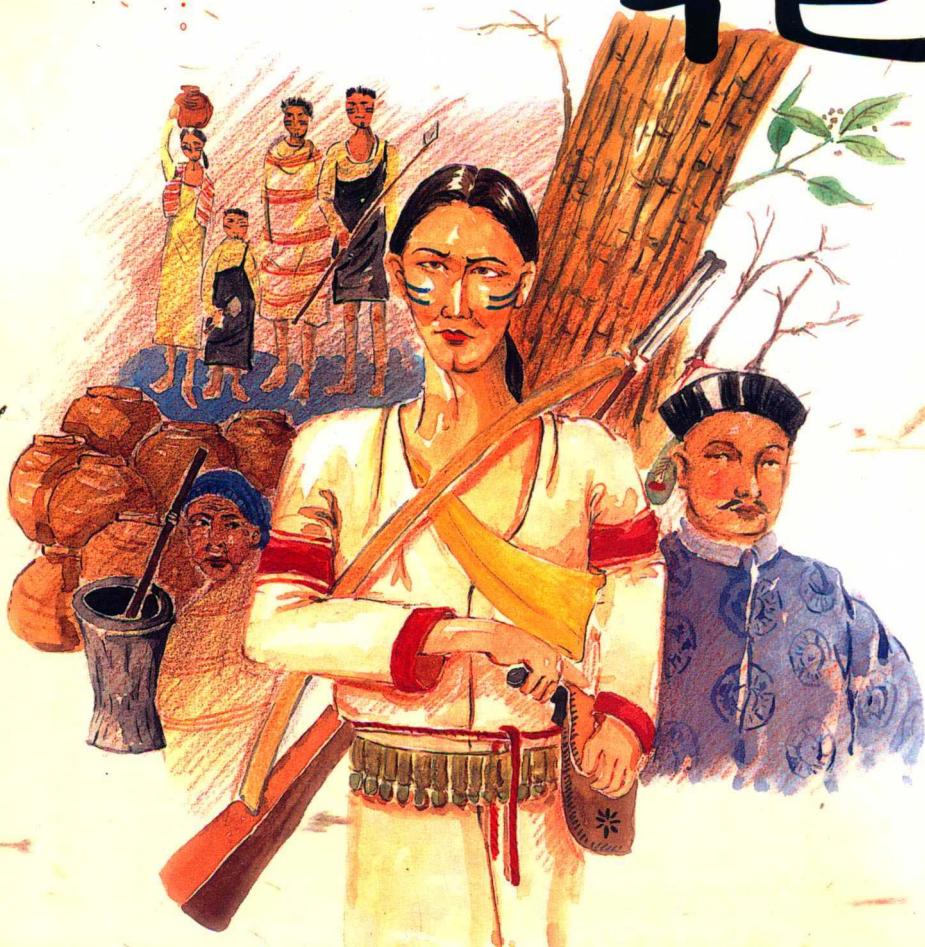


樟腦產業史小說

灰燼中的 白花

「樟腦的代價是人血」
他用一生去見證這句話……。



灰燼中的白 花

徐國揚◎著

「樟腦的代價是人血」，
他用一生去見證這句話。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灰燼中的白花 / 徐國揚著. --初版. --臺北
市 ; 躍昇文化, 1999 [民88]
面 : 公分. --(文學誌 ; 155)

ISBN 957-630-544-6(平裝)

857.7

8701603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文學誌 155 ●

ISBN 957-630-544-6

灰燼中的白花

作 者 / 徐國揚

法律顧問 / 謝天仁律師

發行人 / 吳貴仁

印刷 /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/ 周晏妃・謝幸容

電話 / (02) 2223-3866

編 審 / 張榮森

總 經 銷 /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美術編輯 / 林欣怡

地 址 /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樓

出版者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電話 / (02) 2218-7307

製作部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傳 真 / (02) 2218-7021

電話 / (02) 2703-1828 2705-7118(代表號)

初 版 / 中華民國88年1月

傳 真 / (02) 2702-4333

劃撥帳號 / 1188888-8

登記證 / 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定 價 / 新台幣 18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灰燼中的白花



樟腦製造業與歷史小說——代序

◎張炎憲

樟腦本是台灣重要的樹種，但經一百多年來的濫砍，已很難看到樟樹林。這本小說就是以樟樹的興衰作為背景：一八六〇年台灣開港，洋商進入台灣，將台灣物品輸往世界各地；至一八八〇年代，劉銘傳掌理台政之後，大力推行開山撫番，砍伐樟樹，釀製腦油，破壞泰雅族的生存環境，遂引起泰雅人的抗爭。日清甲午戰爭後，日本領有台灣，積極征伐泰雅族以掌控山地資源，經營樟腦事業。泰雅族人逐漸失去祖先留下的土地，乃群起反抗，卻遭致鎮壓的噩運。進入二次世界大戰總動員時代，日本人更加速採伐樟樹，造成森林浩劫。

樟樹做為小說背景之外，原住民的生存問題也是作者關注的焦點。書中主人翁潘炎輝是平埔族、凱達格蘭族與漢人的混血兒，第一任妻子是洋人與漢人的混血兒，第二任妻子是泰雅族人。潘炎輝年少時愛上樟腦業工作，曾因與滿清官府合作，賺取不少錢財，莫立起事業基礎。日本佔領台灣時，他曾經徬徨，赴美又到中國，不知何去何從，後雖選擇返台，但日本人控制樟腦業極嚴，他已喪失發展機會，只能依靠日本

人，求取生存之道。他首次喪妻時，哀傷不已；第二任妻子「慶子」因族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對立，傷心之餘，不告而別，返回泰雅部落，使他失魂落魄，日日思念，再三尋找卻音訊杳然。他的家世、妻子都影射台灣原住民或少數族群日落西山的哀愁。他常常想起祖父愛惜樟樹，想以有效利用的理想方式砍伐樟樹，製造用品，潘炎輝起先無法意會，待五王樟毀於雷擊之後，聽到兒子致中的對話，才彷彿了解祖父的意思，認識到滿清、日本的近代式砍伐方式，在在破壞了台灣的林相，毀壞了原住民的信仰和生存空間，成全了統治者資本主義的發展策略，而讓台灣環境蒙受無可言喻的損失。書中更以二二八事件，兒子致中的死亡，潘炎輝捧著骨灰罈到日本，再往美國，而死於美國作為結局。主人翁一生想做凱達格蘭人、清國人、日本人、台灣人都沒做成，最後卻成為美國人，埋葬於美國，深刻描繪出台灣人遭受強權宰割、身分未定的悲哀。

這本小說以歷史發展為背景，穿插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，烘托出主人翁的個性與人生轉折。主人翁的故事不僅扣緊台灣近代樟腦製造業的發展史，也在歷史大河脈動中，讓人追尋台灣人的定位與歷史情感。這本小說想要處理的問題也許無法獲得圓滿解決，但這些存在的歷史事實已構成台灣小說創作的重要素材，這正是本書可貴之處。

失去的樟樹之海——自序之一

◎徐國揚

在台灣開發的過程中，樟樹由於它的經濟效益，曾經扮演了最為關鍵的角色。

早期的台灣，是生長茂密樟樹的原鄉，在台灣的中部、北部及東部，從平原以迄一千二百公尺以下的坡地，無不是樟樹所涵育的樂土。

先民渡海來台，多數人都是這樣的白手起家，先砍下巨大的樟樹剖成木板，供給中國政府製造船艦，或是透過香港、廈門一帶的洋商出口製品。樟樹中的油分豐富，驅蟲防蟻，本來就是絕佳建材，但有更多的部分，是拿來削成碎片後，熬製腦油，透過日益蜂擁而來的外商，行銷歐美各地，展開台灣貿易史上，繼鹿皮、糖、米之後的另個蓬勃階段。

先民就這樣以勞力及鮮血換取腦油售出後的資金，來進行台灣各地的拓墾、種稻、種糖、種茶，墾務因之日成規模，但也因此使樟樹的羣落消失得很快，大凡鄰近樟樹的附近，莫不移民廣集，荒野頓成殷埠，台灣更因此蜚聲四海，成為冒險家心目中的黃金之島。

一九二〇年之後，日人五年理番事業大致底定，大南澳的泰雅先民，力屈而降，也使台灣最後一片的樟樹之海，落入了外人手中，日本人火速調集了鹹菜甕（關西）、大料坎（大溪）一帶的腦民，前往採煉屯住，這些人大部分留住當地，成為現今南澳鄉的住民。台灣的開發至此也告大致底定。三十年後，林地告罄，南澳鄉以其「年輕」及住民混合的痕跡尚見鮮明，竟成為了樟腦對於台灣開發影響歷程的觀察基地。

就在這樣的歷史圖像下台灣成為世界樟腦的少數產地之一，其中特有的芳樟，更為舉世所珍貴，芳樟所提煉出來的腦油，據知是世界上最上的品質最好的腦油，台樟價格因而久久居高不下，成就了台灣產業的另頁黃金傳奇，但由於各階段的統治當局，對此攫奪過甚，終使台灣腦業在一度輝煌之後，永遠沈寂，如今的台灣子弟，對此知之者稀，寧非可憾、可恨!?

台灣製腦的黃金時代，將近一百年，在台灣產業發展的區段上，可以說是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，揆諸未來，亦必是絕無僅有，然而原本茂密的樟樹，在千年百年的成長之後，遇此浩劫、幾至消失殆盡，唯有零星殘株，獨佇殘陽，令人在回首之際，不禁唏噓。

樟樹的消失，不僅造成經濟及生態上的影響，它更象徵了外來勢力對台灣本土的欺壓，樟樹分布的位置，剛好是台灣最大的原住民族羣——泰雅人的家園，樟樹林中，沒有蚊子等病媒，樟樹廣大而密集的樹冠，乃至產自樟樹細嫩部位的「肉桂」，都是泰雅人不可或缺的生活資源，漢人對樟樹的開採，無疑是對泰雅人生存權利的剝奪及佔有，因而從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末，將近二百年間，泰雅人和先後侵入的漢人、日本人，進行了無數次的戰爭，鮮血橫飛，殺聲四起，必有灑滿鮮血的土地，才有白色晶瑩的樟腦，這是台灣開發史上，永遠不能抹去的一章，回顧這段歷史，對那個時代的犧牲者，我們豈能無所深思。

本書，透過虛擬的人物——潘炎輝，像幽魂般活過的一生，來具體的表現台灣人民在產業及政治的興替中，無可選擇又激昂向前的奮鬥足跡，書中的潘炎輝，有能力卻無個性，富事功卻無法維護自己，他的形象，正是活在那個時代中台灣人共同悲劇的縮影。

做為一個台灣人，踏在先輩用血灌溉過的土地上，我們無法自外於歷史，更不應該不知道那些艱難的時局中，先民的勇氣、智慧、犧牲、抉擇、奮鬥的經過，不論他

們最後是成功，抑是失敗，都足以在今後的各方面，不斷的啟示我們。

台灣復育的樟樹林區不多，能辨認樟樹的人因此是愈來愈少了，能知道樟樹且能了解台灣樟樹的價值及其所代表意義的人，就更少了，台灣人猶然落腳匆忙，絕少回顧，台北的敦南大道上車水馬龍、行人步步生風，但誰去想到，地上的落葉竟也日益稀微了呢？

我的樟樹印象——自序之二

由於家住大溪，說起來，對樟樹是一點也不陌生的，因為從小時候，每當夏天的傍晚，我就會被叫去拿起柴刀，將院子裏堆積的樟木老根、砍個幾臉盆的碎片下來，再往裡面埋入燒紅的炭火，讓它冒出濃煙，放在屋子的各個角落，做為驅蚊之用。

不知道是以前的蚊子比較少，還是樟樹木片的濃煙驅蚊的效果特佳，印象中，只要燒過一臉盆的木片之後，整個屋子的每個角落，都看不到蚊子的踪影，清寧無事，我也習慣每當睡前安靜下來的剎那，鼻子裡竄進了的樟腦餘香。

那樣的日子，至少也有十幾年吧，稍微曉事之後，才知道院子的外面山坡邊的防

空洞，頂上那棵兩人合抱的大樹，就是樟樹。樟樹下的防空洞極為陰涼，每每成為我做白日夢的地方，坐在那裡，居高臨下，還可以看到村中幾戶主要人家的出入情景，悲歡離合盡入眼底，歷歷在目之餘，已是初嘗世味，自謂閱盡滄桑，其實是慘綠少年，兒郎底事，不值一提。

倒是那時候我也知曉我的家族故事，我的曾祖父是應募來大溪（那時叫大料坎）做隘丁的，後來在劉銘傳主導對泰雅人的戰爭中，失去了一條大腿，地點就在今天石門水庫的大壩附近，那是拓荒的英雄和保土的戰士相互決戰的年代，樟樹是見證者，也是戰利品，我從小生長的偌大家園，就是來自清廷對我曾祖父的撫卹，這棵樟樹，所以能在我家屋側，免遭刀截碎身，想必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吧。

原來樟樹林中，向為泰雅人的家園，漢人伐樹熬腦製油，對泰雅人是難以忍受且直接的生存威脅，所以雙方發生了許多慘烈的戰爭，樟樹既是泰雅人的最好掩護，也是致禍的根源，泰雅人最初想必很難體會為什麼不論他們退到那裡，漢人就會跟到那裡，只好奮起殺戮，「樟腦的代價是人血」，從這裡看來，樟樹可以說是「不祥之物」了，但回頭來說，它又象徵了對貪婪人性的一種懲罰，因之，它似乎又具備了一些神性。

不知道是不是樟樹底下的故事，都應該是如此憂傷的，十五歲那年，我們的村莊被征收為軍事用地，草草協談之後，幾戶人家真的就像人家說的捲鋪蓋走路一樣，毫無體恤的被驅逐而去，那是在樟樹下最後一次的坐觀「世變」，幾個將家當放在一旁的老人，用盡力氣想要搶收即將成熟的稻穗，身後數步之遙就是推土機向他們直推過來，直似開腸剖肚的要將原本的稻田闢成新路，那些老人可惜的徒勞，他們放在身後一把又一把的稻穗，很快的就被推土機推過來的土給蓋住了，但他們依然不甘的想保住一點秋收，所以毫不放棄，我就站在樟樹下看著心急又力竭的春嬌婆婆，仆倒在稻田裡……，一如當年泰雅族婦孺的無助！

那之後，我就離開我的家鄉了，幾年之後，知道了那棵大樟樹依然佇立，相關的工程都沒有波及到它，我忽然懷念起它來了，畢竟我是在它優美又巨大的樹身下長大的啊，但不知它曾看過多少世變？有過多少憂傷？它也許老得都記不住了，我卻忍不住要把它說出來呀。

最近到香港，在「海防道」附近陪著友人購物，漫遊其間，陡見十餘棵兩人合抱的巨大樟樹，矗立在坡壁上，樹身呈直線分布，既雄壯又優美，它們的葉子，映著陽

光，閃爍著翡翠般的光華，樹身枝柯綽約的穿插其間，構成美麗的線條，生機盎然，翠綠光鮮，令人頓感精神，我快步的走到下面，腦油的清香、淡淡襲身而來，猶如兒時情景，一時間真不知何時何世何地之感？

大凡樹木茂旺之地，必係地氣所鍾，香港的荒地保護，是相當有成績的，這幾棵大樟樹矯矯臨乎興衢之上，蓋亦乘地氣之瑞象乎？撫今思昔，視彼若此，實不知感慨之何從也。

目次

6 7	5 9	4 8	3 6	2 9	2 1	1 3	4	2
開山	富源	海戰	樟腦	泰雅人	洋商	祖孫	自序	代序

易主	故人	殤離	飄搖	變局	孤燈	別離	波折	專賣
1 3 2	1 2 5	1 1 7	1 0 9	1 0 2	9 5	8 8	8 0	7 4

1 9 6	1 8 8	1 8 1	1 7 5	1 6 8	1 6 1	1 5 4	1 4 6	1 3 9
傷 痕	跋 涉	山 風	長 征	流 血	慶 子	轉 折	陷 阱	南 進

尾 聲	泡 影	劫 灰	好 景	殘 夢
2 3 1	2 2 5	2 1 8	2 1 2	2 0 4

一、祖孫

『西北雨，陣陣落，鯽仔魚，欲娶某，土虱兄，打鑼鼓，……日頭落山欲落雨，趕緊來火金姑，做好心來照路，西北雨，陣陣落……西北雨……』潘炎輝在這一剎，腦中轟然作響，暈眩昏黑的眼前，他實在無法分清楚是他拉著孫子，還是孫子在拉著他；跑在記憶之前還是跑在記憶之後。他多麼希望用力，用力的吐出心中的那口氣，然後沉睡過去，再也不要醒來。

停止了；結束了；不會再有了。他心中陡的想起祖父要死的前刻，突然睜大眼睛，向他要水喝，他驚慌中抓著桶子的提把，趕到水潭邊，用力挽起，然後停也不停的跑回來，半途就覺得手輕了，低頭看是水沒了，他又瘋狂的跑回去提水；再回來，看到桶裡還是沒水，他惶恐的看著祖父，只見祖父混濁又佈滿血絲的眼睛，怒張在乾燥龜裂的臉皮上，像在焦陽裡用石頭撐開曝曬的鱈魚皮，分外可怖。他心內驚顫！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？趕緊又跑出去，再回來時，病重已無法起身的祖父竟然撲跌在茅棚的門口，左手拿著兩個木片，深深的插入土中。他心中震駭，低頭看去，才發現他在不知不覺中，把桶子底部的墊木，弄掉了半邊，他空跑了幾趟，竟然一滴水也沒送進祖父

頻喊乾渴的嘴裡。

*

*

*

祖父是凱達格蘭族金包里社的族人，在八年前他做主找來一個漢人和他的母親結婚，兩年後生下他，為了冠誰的姓氏，父親和祖父起了極大的爭執，從此感情更加惡化。七歲這年發生了地震，地震的前幾日，祖母帶著所有的家人走避，他那漢人父親不相信，沒有和他們同行。結果真的發生地震，山上許多的巨石滾落，直接衝入海中，很多魚被震得翻白，父親聽說之後，拿著木盆就跑到海邊去想撿一些回來，沒想到正好遇上海嘯，海浪像無數走動的山，從海裡走上岸來，經過的地方都變成碎片，他住的村子也不見了，父親很快就被發現夾在石縫中，頭已經不見了，他死了。他的祖父立刻找來族人，祭拜『阿立祖』，他姓潘從此是沒有爭議了。

祖父身體很強壯，在前幾年還跟著族人，隨著長老，走遠路翻過大山，想去尋找他們這族的發源地，沒想到被山中的泰雅人發覺，利用晚上來突擊他們，他們的隊伍因此死去了幾個人，長老也受了重傷。祖父為了替他們復仇，在天微亮的時刻，用河底的黑泥塗了滿身，衝入泰雅人的部落，殺了他們的頭目，並且俘虜了好幾個人，將他們帶回社裡。那些泰雅人臉上畫滿了藍色粗黑的線條，被捆在公社外面的柱子上，